

第二十幕 上

周大新 著
作家出版社



1949-2009
共和国作家文库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第二十幕 上

周大新 著

作家出版社



共和国作家文库

总策划 / 李 冰 何建明

终 审 / 侯秀芬 张水舟

统 筹 / 张亚丽

监 印 / 杨 全

出版说明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第二十幕》 主要人物

尚安业	南阳尚家丝织祖业的传人 尚吉利大机房的掌柜
尚达志	南阳尚家丝织祖业的传人 尚安业之子
顺 儿	尚达志之妻
盛云纬	尚达志之情人 南阳府通判晋金存之三夫人
尚立世	南阳尚家丝织祖业的传人 尚达志与顺儿所生之子
容 容	尚立世之妻 南阳书院督导卓远之女
尚承达	尚达志与盛云纬所生之子
文 琳	尚承达之妻
尚昌盛	南阳尚家丝织祖业的传人 尚立世之子
小 瑾	尚昌盛之妻
尚 天	尚承达之长子
尚 穹	尚承达之次子
尚 旺	南阳尚家丝织祖业的传人 尚昌盛之子

卓 远 南阳书院督导 师范传习所学监 南阳
五中校长

雅 娴 卓远之妻

绫 绫 卓远的养女 尚达志与顺儿所生之女

卓 月 绫绫之女

晋金存 清朝南阳府通判 后升为同知

晋承银 晋金存与盛云纬所生之子 后改名蔡承
银

栗温保 农民 民军司令 南阳副镇守使 后为
南阳国民党驻军中将军副司令

草 绒 栗温保之妻

紫 燕 栗温保之妾

枝 子 栗温保与草绒所生之女

栗秉正 栗温保与草绒所生之子

阿 倩 栗秉正之妻

栗振中 栗秉正之子

栗 丽 栗温保与紫燕所生之女

曹冬至 栗丽之夫

曹宁安 栗丽之子

曹宁贞 栗丽之女

截宛城尚家吉利绸缎之三辆驿车，于三日午时抵站，修换车轴一、车轮一；替换辕马一；加马草三百斤、马料六十斤；换钉马掌两块。驿车四日寅时北去。随护官言月内可抵长安。

汝阳驿汪临川记于显庆四年三月四日

——汝阳驿志卷九十一

子时入库：

壹、南阳尚吉利所产之八丝霸王绸一百六十六匹。

貳、南阳尚吉利所产之孔雀罗一百一十七匹。

叁、南阳尚吉利所产之轻容纱一百零六匹。

肆、南阳尚吉利所产之销金彩缎八十四匹。

伍、南阳尚吉利所产之杯文绮五十八匹。

陆、南阳尚吉利所产之乌头绫三十三匹。

柒、南阳尚吉利所产之经锦二十八匹。

捌、南阳尚吉利所产之绛丝“碧塘青荷”三十六匹。

开宝七年八月十六日记 库监任正明

——东京官后街三库进出实录卷十七

……应予襄助，南阳尚吉利大机房所出之绸缎，质优诱人，当令其再扩规模，以满足内外之需……

——明天启二年奏报汇编卷一七七

第一部

0

尚家的兴旺得益于一个上门女婿。

尚家的血脉在二十一代上可能出了点毛病，只收获一个瘦骨伶仃的儿子。老人们把传宗接代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挖几窝红薯就要大口喘气的儿子身上，便给他娶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媳妇。媳妇一进门，爹娘就用各种话语暗示他要在夜间努力，争取广种多收使得尚家孙子成群。儿子自然明白肩负的重任，尽全力苦耕苦作，常常把一张小脸弄得煞白煞白，不想送子娘娘偏不帮忙，到最后也只是送他一个闺女。眼见得儿子儿媳都过了四十岁而孙子还踪影不见，当爹的就含了泪叹，看来老天是要让咱尚家绝户呀！叹罢又慌慌地去找阴阳先生，那阴阳先生绕着尚宅正走三圈倒走三圈又掐算了许久，方摇摇头叹息着说：尚族血脉中阳气走失，恐要另有一股气来填才行。听得糊里糊涂的老人更加绝望。儿子见老爹伤心，自然也有些难受，就把气全撒给媳妇，动不动就用瘦脚去踹媳妇的屁股，边踹边骂：你个偷懒耍滑的女人！那媳妇没能为尚家生出儿子，自知理亏，不敢回嘴，只暗自吞泪，男人把她踹急的时候，她就放了哭声说：你就是打死我也没有用呀，我下边已经不来红啦，还是赶紧给咱女儿找个上门女婿，让她来传你们尚家的香火吧！一句话提醒了尚家父子，那当爹的这才又记起阴阳先生的话，才明白了那话的含

义，于是赶紧开始了寻找上门女婿的行动。所幸这女儿长得还颇周正俊俏，尚家一说出要找上门女婿的话，立刻就有穷人家委派媒人登门，小木匠赵田景就是在这种背景里走进了尚家那低矮的门楼和厚厚的族史册页的。

改为尚姓的赵田景没有辜负尚家人的期望，他用他健壮的身子一连让尚家女儿生了四个儿子两个闺女。而且这还不是他的全部贡献，他更为重要的贡献是用他一双木匠的巧手改装了尚家原有的那架织机。那架织机往日的用处，不过是供家里女人们织点土布以为家人缝制点家常衣裳，可经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小木匠一改装，竟可以织绸织缎了。尚田景最初改装那架织机的目的，只是想让妻子在过年过节时织匹绸缎给儿女们做身鲜亮的衣裳——他家像不少人家一样每年都养点蚕且自己动手缫些丝。不想这织机改装得异常精致且有织花装置，加上其妻织技好，织出的绸缎比附近村里的任何一家都漂亮。这消息很快为村人传开，不久就有人家拿上自己缫的一点丝来求田景妻子给织匹绸子，那位贤惠勤快的夫人立刻答应。绸子织好，求织的一方心里不过意，就拿来一升芝麻或几升苞谷作为谢礼。这种替人织绸的事越来越频繁，收到的谢礼也就越来越多，尚家的家境竟也因此好转起来。机灵的田景从这情景中看出了彻底摆脱贫困的方法，就不再让妻子下田干活和操劳家务，令其专门在家为人织绸，并把每织一匹绸子的谢礼定为几升小麦。田里活由他和孩子们做，家务活另找一名亲戚代劳。如此一来，妻子出活更快。尚家织的绸缎越多，名声传得越开，名声一大，来求织的人中就渐渐有了富豪和官人，他们给谢礼时出手也更阔绰。如此十年下来，尚家竟成了名播四方的富户，而且在附近的南阳城世景街上买了地皮盖了房子。又过了几年，便举家迁进府城专织绸缎，成了南阳府城中有名的绸缎织户。

田景为尚家的发达出了大力，为了回报他的贡献，尚家老人们破例地允许他的第四个儿子改姓赵，以延续他们赵家的血脉，条件

是让这个儿子分开另过而且永不准学织绸缎……

这是唐朝武德和贞观年间的事了。

尚家的族志上对上述故事只留了两行字：二十三代赵姓田景入赘做婿，改姓尚，族内又复人丁兴旺，且始开丝织。

此后，尚家的丝织业虽然时盛时衰，但很少中断过。

到了族志上用朱笔标示的北宋开宝年间，尚家已拥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作坊，所出之八丝绸，因质量极好而被中外绸商誉为“霸王绸”，其大部分出货成了给皇室的贡品，亦有一些售西域。据说那时常有西域的马队和汴京的驿车来南阳尚家驮绸拉缎。尚家最盛时，拥有织机四百四十七张，匠人千余名。

岁月更替，时光飞转，转眼之间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九百年，到了我们故事开始的这个早晨——

1

头遍鸡叫刚刚响起，笼里的几只红冠公鸡才叫了两声，尚安业就推开怀里的女人，咳了一声预备起身了。

“今早你多睡一会儿吧，夜里你用力那阵不是出了几身大汗?!”女人的胸脯又贴过来，心疼地拦他。

尚安业的脸在黑暗中红了一下。是呀，是有些见老了，如今在女人身上忙一回就会出几身汗，早先可不是这样的。人说老可就老了？他有些烦躁地去推女人的身子，手碰到一只依然壮硕的奶子，就往上边不高兴地拍了一下，而后很快地下床穿起了衣裳。

作为尚家的主人和尚吉利大机房的掌柜，他不敢让自己去睡懒觉，主人懒起来，下边的人不就懒开了？那祖传的丝织业还能发达下去？

他在最初的晨光里巡视着院子。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早晨起来把全院看一遍，见一切都如前晚睡下去的模样，这才会放下心。尚家这座位于南阳城西门附近世景街中段的院子，传到尚安业手上，虽然几经改建且显出了破旧，但格局还没有大变：临街面南是大门，大门两侧各两间店房，东边的两间店房收丝，是丝房；西边的两间卖绸缎，有零售、批发绸货的柜台。进了大门是前院，前院两边各两间厢房，这四间厢房便是机房，织机就放在这几间房里。前院有三间住人的正屋，从正屋的两侧，可以走进后院。后院有两间染房和两间库房，再就是一个不大的桑园。他巡查一遍见一切如常，方嘘一口气，转到前院里把手在院中间立着的一块石头上放了一瞬，见上边并无小水珠，确信今天是一个晾丝和整理丝的好天气，这才高兴地到茅房里去哗哗地撒完起床后的第一泡尿。

尚家院子的这种格局，在中原城镇里颇为常见，有钱的人家大都是这样盖的。尚家的院子如果说有什么奇处的话，便是竖立在前院中间尚安业刚才用手摸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的形状很不规则，多边多面，上尖下大，露出地面的部分有四五尺的样子。土下的部分很深，有一年尚安业嫌它碍事想把它搬掉，挖下去近一丈还未见到它的底部，只好作罢。这石头露出地面的部分，每个平面上都刻着一个五道横竖线相交的图案：

图案周围没有任何字迹。

谁刻的这图案，为什么刻这图案，这图案的含义为何？为啥要在院中竖这块刻有图案的石头？先辈人没传下来，族志上也没有记载，尚安业自然也不清楚。他曾请住在邻院的南阳书院督导卓远来看过，卓远在经过仔细的观察分析之后也只得出三条结论：石头是从别处移来的；石质为花岗岩；图案的镌刻年代在汉唐之间。

此外得不出更多的解释。

对那图案的含义，卓远也曾猜测说它可能和医家在门前画个“十”一样，是从事丝织人家的标志，但不久他就又摇头否定了自己

的这个猜测，因为远近府县其他从事丝织的人家都没有在院里竖这样东西。

对这块古怪石头的来历，世景街上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许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南阳地面因为连年遭灾而使讨饭者成群，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尚家人用自家不多的一点余粮蒸了三个窝头，正预备吃时，一位衣不遮体瘦骨嶙峋的老汉走进了尚家院门，手中举着一块小小的石块对尚家的男主人说：我愿用这块石头换你两个窝头，你换了绝不会后悔！尚家的男主人苦笑笑，要一块小石头有何用处？眼下是果腹要紧！他估摸这老人是饿急了才想出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主意，可他又不忍心让老人失望，就在心中叹道：罢了，权当我施舍给你做了一件善事。叹罢，就把那天早晨蒸出的三个窝头中的两个给了那老人。那老人接过窝头之后边吃边把手中的小石块递到了尚家男主人手上，尚家男主人笑笑送他出门，待老人刚迈出门槛，他就顺手把那小石块朝院中一扔，说道：要它有何用？没想到第二天起床后，他猛然发现自己昨天扔掉的那个小石块一下子变成了个大石头竖立在院中，而且石头的每个平面上都刻有一个图案：𠂔

尚家人对这种无碍声誉的说法只是笑笑而已。

不管这块石头的来历是什么，不管这石头上刻的图案是什么含义，它立在前院确还有点好处：一可以让人倚着歇息；二可以用它预知天气——尚安业有一年偶然发现，这块石头只要在前院沁出些细小水珠，当天就肯定是阴雨天气。

尚安业出了茅房满身舒畅地往机房里走。每日晨起，他都要亲自给所有织机的传动部分上油，以便织工们一上机就能顺利开织。等他在机房里端着灯忙完上油的事，鸡才开始叫第二遍。他在鸡们纷乱的叫声里听出了东邻卓家院里卓远的咳声，知道年轻的南阳书院督导也已起床，就走到后院隔了半塌的院墙轻声招呼：“是他卓哥吧，也起得这样早？”

“唉，是尚伯伯，”矮院墙那边的卓远应道，“睡不着，我总担心着那边——”边说边用手指了一下北边的天空。

“那边——”尚安业没听明白。

“这些天不断有消息传来，说京城、天津卫和保定三角地带的义和团民活动频繁，朝廷也不再称其为匪，由原来的弹压解散变为听其自便，我说不准朝廷的这种态度变化会带来什么结果，但听说洋人也有调兵行动，我担心……”

“噢?!”尚安业吃了一惊，“两下不会打起来吧?”开机房的他最怕打仗，一旦打起来，天下一乱，谁还有心来买绸买缎?“会出啥子事吗?”卓远虽只比儿子达志大几岁，但尚安业知道卓远满腹学问，遇事总想从他那里问个明白。

“难说呀，就看事态发展了。”卓远在晨曦里深长地叹了口气。

但愿天下能够平安。尚安业仰脸向天喃喃说道。其实，就在他和卓远站在这儿议论的当儿，冀中义和团民的大刀和英、俄、日、法、德、美、意诸国官兵的枪刺都已经在北京城郊的晨曦里晃动了。只是由于相离太远，尚安业看不到那长长的队伍，听不到那杂沓的脚步声响。他眼下只看见了东天上的颜色变换，看到了天正在越来越亮，他想，儿子达志该起床读书了。

尽管日出时分就要动身去城西百里奚村的两个机户家送丝收绸，达志要秤丝包丝做不少的准备工作，但起床后一拉开门，仍见爹爹如往常那样站在门口，等他去桑园里晨读。他略一迟疑，怯怯地开口：“爹，我待会儿就要——”话未说完，看见爹威严的眼神，急忙闸住喉咙，转身拿了书，低头跟着爹向后院的桑园里走。

桑园里只有十几棵桑树，眼下，靠这点桑树养的蚕对尚吉利大机房的绸缎生产已无甚意义，它只供机房掌柜尚安业满足养蚕兴趣和对儿子尚达志讲课用。十六岁的达志脑里关于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知识，都是在这座桑园里由爹爹传入的。

空阔的天上，被几缕晨雾缠住未走的两颗星星，正慌慌地向天际远处挣着身子；不远处的梅溪河岸边的柳树上，早醒的鸟儿已开始了最初的啼鸣；露水很重，不时有露珠从高处的桑叶尖上坠下，打得下边的叶子一抖，而后无声滚下地；风很细微，只勉强能把桑园一侧的蚕房里蚕吃桑叶的沙沙声送进耳里。

“读吧。”尚安业在桑园中间的一株老桑树下站住，扭头，边去点燃手中的白铜水烟袋边对儿子颌首。

达志于是打开手中的那本爹爹用毛笔为他写的《丝绸之印染》，开始默读。浸染、套染、媒染，凸纹印花、夹纈、绞纈、蜡纈、碱剂印花……一页一页无声地读下去，闭了眼往心里记。爹爹手中的那把白铜水烟袋发出轻轻的呼噜呼噜声，为他的晨读作着伴奏。从五岁开始至今，他已在这桑园里读完了爹为他写就装订的十四本书了，手中的这是第十五本。爹说过，待他把这本书读完背过，就要把整个尚吉利大机房的事务交由他处理，由他当家了。

……红有大红、莲红、桃红、水红、本红、暗红、银红、西洋红、朱红、鲜红、浅红；黄有金黄、鹅黄、柳黄、明黄、赭黄、牙黄、谷黄、米色、沉香色、秋色；绿有官绿、油绿、豆绿、柳绿、墨绿、砂绿、大绿；蓝有天蓝、翠蓝、宝蓝、石蓝、砂蓝、葱蓝、湖色；青有天青、元青、葡萄青、蛋青、淡青、包头青、雪青、石青、真青；紫褐色有茄花色、酱色、藕褐、古铜、棕色、豆色、鼠色、茶褐色；黑白色有黑、玄色、黑青、白、月白、象牙白、草白、葱白、银色、玉色、芦花色、西洋白……达志正背着绸缎色彩的色谱，听见从前院织房里传来了几个女工的说话声和最初的几下织机响动。达志知道，织工们已经开始上机了。往日晨读时，他都能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可今天不行，他的注意力总不能完全集中。哐当哐当，织机的响声更清楚地钻进耳中，这声音和百里奚村云纬家那台织机的响声完全一样，就在那哐当哐当的响声中，云纬那白嫩娇俏的脸庞渐渐浮来眼前晃动。达志，你渴吗？这是红糖水，快喝

一口！他分明地听到云纬在笑对他叫。啊，云纬，我待一会儿就要去见你，你右手中指上的伤好了吗？我上回给你的那个发卡戴上了吗？你戴上那个发卡会格外漂亮！……

“嗯?!”背后突然响起爹的声音，头上的辫子也同时被扯了一下，疼痛使他骤然从对云纬的思念中回过神来。“读到哪里了?”尚安业的声音冷厉威严。“这儿。”达志慌慌地指了一下书本。“好了。”尚安业从嘴上取下烟袋。达志松了一口气，爹已吸完了三锅烟，而且并未看准他已经走神，今日的晨读算是已经结束。下边该是每天必背的那三段话了，达志仰了脸，不待爹再催促，就低声而熟练地背了起来：

“自唐武德八年始，吾南阳尚家从丝绸织造，迄今已千二百七十五年，绩煌煌。北宋开宝二年，吾尚家所出之八丝绸，质极好，被中外绸商誉为‘霸王绸’，所产之大部，贡皇室；亦有一部售西域，吾家最盛时，织机四百四十七张，桑田八百亩。南宋建炎元年，因战乱，绸业凋敝，吾家织机陡降至十一部。元至正六年，遭兵燹，家毁几尽。明景泰七年，重振祖业，开机有四。万历十一年，织机增至一百七十九，所织之炼白山丝绸，重被中外绸商誉为‘霸王绸’，除贡皇室外，大部被西域商人买走。道光五年，因水旱连连，税苛，停业卖机。同治二年复产至今。

“现传吾之家业，有织机七，机房四；有丝房二，织房四，染房二，店房二，库房二，住房三；有机户四，有桑园一个，树十五棵。

“列祖列宗在上，达志生为男儿，有生之年，发誓不忘数代先人重振祖业之愿，力争使尚家丝绸重新称霸于中外丝绸织造界，再获‘霸王’美誉!”

这几段话因为每日都背，已经滚瓜烂熟，达志知道自己不会背错。果然，爹点了点头朝他挥手：“去吧。”

达志如释重负地舒一口气，拔脚就走。

“等等!”尚安业又喊住儿子，沉声叮嘱，“记住，今日去盛云纬